

不要忘記潘峭風

江沛揚

一九八七年，廣東中山圖書館展出已故漫畫藝術家葉因泉遺作《抗戰流民圖》，我陪同廖冰兄老師去參觀。廖老面對這位故友在抗日戰爭顛沛流離期間，以簡練的筆墨描繪哀鴻遍野情景、體現出他悲憤交集真情的作品，不禁贊嘆不已，並說要寫一篇題為《不要忘記葉因泉》的文章。因為如今不但一般人，甚至連美術界也沒有多少人知道廣東會有過這樣一位漫畫家。接着，廖老又要求我寫一篇介紹三十年代初以裝飾畫獲譽的裝飾畫家潘峭風女士。她是葉因泉的夫人。廖老說他十五歲那年參觀廣州市立美術學校師生作品展看到她的作品，便產生崇拜之情，他的漫畫之所以具有裝飾性，首先是潘峭風、然後是張光宇給他的影響。但廖老和潘從未見過面，對她的經歷、成就與近況幾乎一無所知，祇知道我的母親與潘峭風是‘市美’圖案系同學，交情甚深。我至今仍與遠居美國的潘峭風阿姨保持密切聯繫。作為晚輩的我，一向崇敬這位阿姨。我不但樂意接受廖老的建議，視為義不容辭的任務，並在他那篇《不要忘記葉因泉》在廣州日報發表之後，立即電告潘姨。當她得知先夫作品能在新中國展出，不顧八十高齡即從美國飛廣州，在中山圖書館看到四十年前曾在廣東文獻館（現廣州市第一工人文化宮）展出的她的先夫作品仍保存得那麼完好，甚至連國民黨要人張發奎、簡又文等人的題跋也保存了下來；又見到熱衷為其先夫宣揚，還要向國內外介紹她的為人與藝術的廖冰兄老師，老懷大慰。回美國後，她即搜集自己作品照片及有關資料寄給我。這就更有助於進行介紹其人其藝的工作了。

潘峭風出生於一九一二年，原籍廣東順德。她自幼愛好美術，一九三二年畢業於廣州市立美術學校圖案系，是當時大名鼎鼎的裝飾畫家陳之佛的高足。一九三三年到日本國立美術大學再求深造。一九三五年至抗戰爆發前，在廣州任中學美術教師；一九三八年廣州淪陷，她和我母親郭美玉一起逃難到香港。當時生活極端困難，曾合伙制作布袋木偶玩具，維持生計。一九四一年香港又陷敵手，日寇領事館就設在潘峭風的隔鄰，知悉潘曾留日並諳日語，便想以高薪聘她當翻譯。潘峭風不願腆顏事敵，連夜攜帶四個子女逃回內地，在廣西執教，備嘗艱苦。日本投降後，潘一家回到廣州，她仍過着教書的清苦生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潘峭風與丈夫去了香港，子女留下。她先後把兩個女兒送去中南美專讀書，一個兒子參軍。她也經常到廣州，每次都來探望我母親。直至一九五八年，我還在家裏見到潘姨一面。後來，她的子女先後去了香港，再到美國。現在，兩個女兒和女婿都在美國成了小有名氣的畫家。滿門丹青，潘是有一份功勞的。

我國裝飾藝術源遠流長。從六千年前的彩陶文化開始，到殷周鐘鼎，楚墓帛畫，秦漢壁畫，唐宋銅鏡，南朝石窟，以至敦煌和元代永樂宮的壁畫，都有極其豐富多彩的圖案裝飾結構。再如編織、印染、刺繡、漆器、陶瓷、玉器、建築等等，裝飾匠意均為世所罕見，潘峭風是在傳統基礎上，不斷探索，追求，創新，而獨樹一幟。

早在一九三三年，潘峭風就在廣州市第一屆藝術節中，以圖案裝飾作品奪得美術冠軍；一九三七年，她的裝飾畫《虢國夫人》入選第二次全國美展展出。

以後由于戰亂，社會動蕩和生活奔波，使她不能大顯身手，一直默默無聞。及至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在香港期間，幾經奮鬥，進入她的裝飾藝術創作的全盛時期，名聲也大振，一九五九年在香港聖約翰舉辦了她的圖案裝飾畫個展；一九五八年創辦峭風畫院；一九六〇年在香港大會堂舉辦她的壁畫個展；同年為尖沙咀國賓酒店創作巨幅壁畫《孔子周游列國圖》；一九六四年為大成中學門頂繪制壁畫《麟吐玉書》；一九六五至一九六九年，香港良友雜誌連續在封面封裏刊出她的《唐明皇與貴妃》、《和平的祈望》等裝飾畫；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在香港節期間，舉辦《峭風師生畫展》，門下子弟卓有成就，藝林矚目，張大千大師對潘峭風也曾給予贊譽。

潘峭風裝飾藝術的一大特點是：吸收傳統，推陳出新。她那大量以歷史題材為內容的裝飾畫、壁畫，無論構圖、布局、設色、綫條、筆觸，無不體現自古至今一脉相承的傳統精粹，而又別開生面，糅合中西，破格而不離其宗。她雖師承陳之佛，但又擺脫陳氏一也是英國畫家比亞詞侶型的纖巧艷麗風格，更趨于樸實、雄渾的中國民族風格。她還把鑲嵌藝術運用于壁畫制作。所謂鑲嵌，西方叫馬賽克 (Mosaic)，中國叫‘貼瓷’，就是用彩色瓷磚貼在畫面上，使外表更絢麗，藝術性更強，又能經久保存。潘峭風不走羅馬占拜庭馬賽克藝術追求精致瑰麗的道路，而是力求運用古樸、簡練的中國傳統手法，另開蹊徑。如早期作品《五族共和圖》，就相當樸實深厚；創作《孔子周游列國圖》，藝術上就更臻成熟。這幅鑲嵌的露天大壁畫，屹立于尖沙咀中間道，蔚為壯觀，顯示傳統藝術的新面貌，曾經是香港吸引各方游客的重要景點之一。

還值得一提的是：潘峭風的歷史題材裝飾畫，能給人如此強烈的親切感和真實感，究其原因，現代人根本無法看到古人的生活，歷史畫祇能根據古籍記載、出土文物去推敲、構思，無法做到完全真實，祇能強調藝術的真實性和完美性。潘峭風在大量研究歷史資料的基礎上，巧妙運用裝飾畫特有的誇張、變形、簡化等手法，大大增強了作品的藝術真實。這也是她的成功之處。

我自小認識潘峭風。這位和藹可親的阿姨視我如子侄，除了經常把葉因泉的漫畫作品推薦給我閱讀外，還把她平日大量的圖案裝飾作品給我看，對我產生深深的影響。後來我走上漫畫創作的道路，并在作品中吸收裝飾風格，這與潘姨有密切關係。從廖老師到我，潘峭風影響了整整兩代人。她在藝術創作上的嚴謹、刻苦，尤令我敬佩。

的確，長期以來，潘峭風勤于讀書，不求聞達，專心教學，嚴肅治藝。前半生的坎坷，未泯其志。在香港期間，由四十歲至六十歲，老而彌堅，仍不輟筆。一九九〇年，她參加了聖地亞哥水彩會舉辦的周年展；一九九三年，已八十高齡，仍送作品給墨西哥密士多里政府藝術館展出。數十年來，潘峭風始終堅持把她樸厚、純真的品德溶入其創作之中，使畫風顯得更高雅、大方。人品畫品相得益彰，這也許是潘峭風在藝術上取得卓越成就的一個重要原因。

我這篇拙文，承襲廖冰兄老師的《不要忘記葉因泉》，取個《不要忘記潘峭風》的題目，希望引起人們注意，研究評品她的藝術成就，也表達我對這位遠隔萬里的阿姨的思念！（此文原載1996年6月9日香港大公報）

（江沛揚現為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廣東省美協漫畫藝委會主任、原廣東漫畫學會會長）